

沈从文

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研究

贺亮明 著



本著比较分析“乡下人”审美视角与“城市人”审美视角的交叉融合，从而凸显沈从文创作在作家人格、审美立场以及诸多方面的矛盾情状，而对以往沈从文研究中只强调他的“乡下人”立场与视角的权威观点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研究》 课题编号/2010YBB



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 审美视角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研究 / 贺亮明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643-1107-0

I. ①沈… II. ①贺… III. ①沈从文 (1902~1988)
—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796 号

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研究

贺亮明 著

责任编辑	臧玉兰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208 mm
印 张	6.562 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107-0
定 价	2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引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异的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他在1936年的《从文习作选》代序中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在1957年5月《新湘西记》中他对自己是什么式样的“乡下人”作了说明：“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1981年，他在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访问时，也依然说自己是个“乡下人”。

沈从文以湖南湘西乡野文化与人性个性叙写而闻名于世，同时，也创作了许多都市题材作品。凭着独特的生命直觉和艺术敏锐，他将艺术触角延伸到现代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他以独特的审美眼光观察着这个世界，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美学追求，为人们构筑了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由于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创作的特色十分鲜明，成就非常突出，故其湘西小说尤获研究者青睐。许多研究者聚焦于此，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探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取得了极丰富的研究成果。

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也被学术界关注。而一般的研究者对沈从文湘西小说和都市小说的综合研究，大都将注意力放在“都市世界”和“湘西世界”的“对立互参”关系上。例如凌宇认为，沈从文的创作就是在城市与乡村两个世界的对立中构建而成的。一面是“城里人”在“现代文明”束缚下形成并集中体现在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身上的民族劣根性——庸俗、虚伪、自大、怯懦、自私，表现为一种人格的“扭曲”；一面则是植根于湘西古老民族文化土壤

的朴素的人性美，洋溢着勇敢、雄强、诚实、热情的生命活力，是一种“人与自然契合”的产物。正是在这两相对照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生的价值估量。

然而，如果我们回头看看沈从文的一生，会发现，沈从文并不像他自己所定位的那样：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他一生的经历丰富，且小说中的世界亦并非只表现了乡土。他的小说中都市世界和湘西世界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善与恶、美与丑对立的两极世界。沈从文既不完全认同现代都市文明，也不完全认同现代乡村文明；既不完全站在乡村本位立场上，也不完全站在都市本位立场上，而是以想象的“湘西世界”来对抗现代乡村，来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病态。本项研究通过对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的独特性的研究，认为沈从文不仅站在乡下人的视角审视了都市世界，而且站在现代知识理性的角度和立场回望湘西世界，并通过对都市文明和湘西文明的双重批判，在探索民族文化的出路。他对城市的批判和留恋、对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与过度的否定，恰恰暴露了他的一种矛盾心理、思想、文化和审美状态。他留恋乡村厌恶城市，同时乡村的愚昧与落后让他潜意识又向往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他写城市题材作品的审美角度一是“乡下人”的批判的角度，二是城市人的现代意识的角度。对都市世界和“城里人”的批判与他对湘西世界和“乡下人”的愚昧落后的批判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服从于他“对人生远景凝眸”的审美追求。

著 者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沈从文小说的审美理想、审美意识、审美境界与审美特性	1
第一节 原始主义的审美理想	1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	5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审美境界	26
第四节 湘西世界的审美特性	47
第二章 沈从文小说时空交流的审美定势	73
第一节 时间与形象融合产生审美效应	73
第二节 空间经审美处理形成艺术空间	80
第三节 自由选择审美时空	87
第三章 沈从文小说的含蓄美	91
第一节 形象的含蓄美	91
第二节 意象的含蓄美	100
第三节 含蓄美的负面性	106
第四章 沈从文小说的生态美	112
第一节 人与自然和谐美	112
第二节 人性的和谐美	116
第三节 原始生命力的张扬美	119
第四节 生态审美——《边城》个案	121
第五章 沈从文小说的审美视角	126
第一节 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126

第二节	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取向与判断·····	133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中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	140
第四节	审美视角新探·····	148
第五节	审美视角的现实意义·····	155
第六章	沈从文小说的审美追求及其背景性因素考察·····	160
第一节	审美追求·····	160
第二节	背景性因素考察·····	181
结 语	·····	193
附录一	沈从文小说与海派、京派小说的比较·····	195
附录二	公开发表的沈从文研究论文·····	197
参考文献	·····	198
后 记	·····	203

第一章 沈从文小说的审美理想、审美意识、审美境界与审美特性

第一节 原始主义的审美理想

原始主义是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一个范畴，也是一种创作态度或倾向。这里的“原始”并非实指人类远古蛮荒的史前期，而是泛指相对于现代与文明而言的比较原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是以现实为参照对历史或未来的一种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态度。从“现实”这个点出发，咏赞原始本真生存形态，指斥现代文明弊端的创作或批评从而形成一种原始主义倾向。原始主义的内涵是多方面的，除了原始主义和反原始主义两个对立范畴之外，还包括刚性原始主义、柔性原始主义、质朴性原始主义等。如果说刚性原始主义偏重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中粗犷剽悍的原始气质的张扬的话，那么质朴性原始主义主要表现人与自然浑朴的关系、人与人原始的道德情操和风尚。统观沈从文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沈从文的情感倾向中，鄙视嘲讽都市文明人病态人生，礼赞远离现代文明的古朴村镇村民原始的道德风尚，这种浓挚的质朴性原始主义情结凝聚在他的湘西题材作品中。

一、固守农业文明的最后堡垒

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里指出：“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沈从文的湘西是被武陵山和云贵高原环绕着，是沅水中上游及其众多支流的汇聚之地。其区域比今天的行政区划上

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要大得多。这一地区由于高山围绕，河流滩多水急，与外界交通极为不便，长期处在封闭之中被称为“中国的盲肠”。作家赞美它未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原始朴质、明丽天然，然而“美丽总是愁人的”，他又痛心地发现地方“在变化中堕落的气势”，慨叹“农村社会所保留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感与排斥，对农业文明的眷恋与美化，这样的情绪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在他的作品中对农业文明社会里优美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亲、淳朴健康的人性，进行了满怀深情的描写。

整个湘西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还不通汽车。这里是汉族、苗族杂居的地区，汉族人居住在沿河与河水流过的低地上，占据了湘西本来就比较贫乏的耕地资源，主要从事水稻种植；苗族则多半住在山间，从事比较粗陋的农业生产，种植玉米、甘薯一类旱地农作物，而且许多苗族采用的还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这种局面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也没有大的改变。沈从文的《长河》里就多次描写了“烧上十天了，还不止息，好像永远不会熄”的远山野烧。

工业文明的另一重要因素——现代商业在这里也极不发达，湘西人大都缺乏基本的商品观念。田园里的果子，路人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随意摘来吃。“老乡，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长河》里这样的描述，既显现了湘西人的豪爽善良，也反映了他们商品意识的缺乏。乡镇集市上大多还是以物易物的简单商品交易，售出多余的粮食或猎物，换回盐巴、衣料、种子、农具等生活用品。城里只有一些按传统方式经营的旧式店铺，而且这些商人大都不是湘西本地人，卖布的是江西人，卖药材的是广东人，烟草业则由福建人垄断，湘西是属于原始的农业文明。这里的很多地方尚未受到人类各种活动的任何影响，依然保持着原始天然的面貌。田地里收成的好坏完全依赖于自然气候的状况。人们还常常得直接面对豺狼、虎豹、野猪等猛兽的威胁。一些山民还停留在以渔猎为生的更为原始的农业文明低级阶段。

二、追求原始自然美的牧歌情调

在西方，牧歌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类。远在古希腊时代，诗人们用它表现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纯朴生活。牧歌的实质，是在与当时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以彰显、提炼乡土诗情为特色，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家园的守望，对根的追寻，对自我的确认。

刘西渭曾说《边城》是“一部 Idyllic（田园诗般）杰作”。^①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夏志清赞赏沈从文有些作品“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其“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沈从文自己对《边城》的牧歌情调同样有着相当的自觉。他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接近的牧歌，渴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杨义称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璞归真’”。

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体现牧歌这一抒情特质的典范之作。《边城》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纯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文章开始便为读者营造出了一种简朴、原始，如同世外桃源般美丽、悠远的中国传统山水意境，其后的情节就在此意境中舒缓地展开。沈从文在边城中就描写了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色：无论是翠翠双眼凄凉、心绪无着地盯着黄昏的天边直至傍晚风起，还是每每夜深都会响起的深情笛声，抑或是来回于江上的自在小船，包括那一只淡然而灵性的狗。这些无不散发

^① 邵华强：《沈从文研究资料》[M]，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着浓浓的乡土田园气息，润物无声地体现出苍凉而又略带哀愁的牧歌情怀。

湘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自然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地域风情。沈从文展示给我们的湘西世界亦是一片和祥、安宁、古朴、清灵，处处青山绿水、美轮美奂远离世俗喧嚣的原始之境，是一个高度审美理想化了的世界。他所向往的是原始氛围的人文风情，“太古的原始在静谧的沉默和本能的野性互相牵引而在保持平衡与冲突中实现了一个美的世界”。^①

因此，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既感到了太初之境的静谧与安详，又领略到了原始蒙昧的荒野乡村中那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冲动。

三、呼唤并张扬人类的野性精神

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中人性的张扬和原始道德价值观赋予人性的美德，使得他笔下的生命形式充满了“人性的诸要素没有充分展开前的原始的完满，原始的丰富”^②。沈从文将生命提高到了“不仅为了生活”，即他所追求的生命终极价值。他所描写的生命个体虽然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因为在这个物欲淡化的世界里，生命与生命之间没有歧视与压迫，社会中没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人与险恶暴戾的富豪，只有温和的平民与善良的富人，人与人之间虽有贫富之别，却无阶级、等级之分，任何人之间都可以建立交谊，没有现实世俗社会对生命的刀斧痕。因此，人的原始生命力得以完好保存，一切生命得以永生。

他的大部分湘西作品，着重凸现湘西世界蛮荒状态和原始初民的强力、元气和野性。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里，处处彰显着自由不羁的个性和原始雄强野性的生命力。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力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作力，自然健全的生命形态是生命力最恰当完美的呈现形式。并认为，生活是充满野性的，最有野性的东西往往是

① 凌宇：《沈从文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朱光潜、张兆和等：《我所认识的沈从文》[M]，岳麓书社1986年版。

最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他坦率地表白：“我崇尚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因而，沈从文对笔下那些热情勇敢、粗犷豪放、元气淋漓、野性十足且具有阳刚之美的人物予以由衷的热爱和脉脉的温情，对他们按照生命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地生活予以礼赞讴歌。《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中，七个“野人”为抗击现代“文明”的浸染，走进山林，在那里自由地生活，在欢喜中过日子，全无一丝苦楚；《柏子》中的水手柏子，“不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人生处在自在状态的生命形态中，不问目的，不求结果，欣然接受自然派给的一切，单纯快活地舒展生命的活力，闪烁着热情奔放、自由自在的生命之光；《在别一个国度》中山大王那放浪中充溢真情、粗野中包孕雄强、自由洒脱充满野性的爱，都是一种旺盛、强悍的生命力自由舒展的生命形式，是健全、自然生命形态的充分显现。

沈从文以原始的湘西来建构理想世界的作品，读起来温馨、美妙、感人，散发着迷人的气息。现代化的进程可能会带来某个时期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这时候，历史前进有时会付出代价。所以，沈从文的追求在现实世界中是行不通的，但沈从文的独创性就在于以自己特有的视角、特有的叙事模式，为我们的新文学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原始主义文学画卷。他的成就和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

一、在唯美、恰当、和谐中行走

审美过程中，人的心理活动不是单一的，是相当复杂的综合反映，是大脑整体功能的发挥，审美感受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中说道：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文学对于社会生活审美感受的表达，实际上也是美的一种创造，是对生活中所缺少美的补充。这不是说作家在作品中美化了生活，而是说作家在一定审美理想的关照下，深入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固有的审美属性，在形成具体审美感受以后，在写作中围绕审美感受的表达，对生活进行选择、提炼、加工、改造乃至虚构，最终把生活与审美感受融为一体。或者说，他们把笔下的生活纳入来自生活感受的轨道。这样，对于那些本身美好的事物，作家在作品中，一方面尽力展示和挖掘出它固有的真善美属性，另一方面又融透作家自己或者歌颂、礼赞、热爱、敬佩，或者怜悯、同情等肯定性审美感受。而审美感受作为审美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审美意识的出口，作为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发生关系的中介，呈现的是最直接的感受给欣赏者。

例如音乐，它通过音响、音色、旋律、节奏的艺术组合，互相交织形成音乐的美感，从而达到使人心情愉悦和促使情感达到共鸣。其过程是听觉器官对不同发声的接收，形成不同的刺激，再通过传导神经传到大脑，由大脑神经进行特殊的分析和综合，最终形成对音乐的感受。还记得笔者去年去桂林旅游，走近真正的桂林山水中时，山的青、水的绿，直接的视觉感受，让人切身感受到书本上原来所说的“漓江的水清啊！漓江的水绿啊”。凡去上海兰馨大剧院看过话剧《雷雨》的人，会不自觉地被演员的表演和舞美设计所触动，从而更加深入地感受、理解话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剧本本身的美！可以这样说：理解促进了感受，感受又加深了理解。在审美活动中，把对事物本来就具有的经验 and 知识，融入审美对象中去以加深认识和理解，这是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电影中时常采用的“蒙太奇”表现手法，时空切换，超常想象，如果观众不理解的话，内心便很难产生剧情的潜台词所要表达的意境。这种效果在文学中，常常是通过作品的语言、作家对世界观察以后所形成的某种文学观体现出来的。毛主席说过“感觉的东西你不能理解它，而理解了

东西你才能深刻地感觉它”，道理也在于此。感受层面、理解层面，它们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所以，无论是对作家本身，还是对批评家来说，审美感受首先是审美活动中一条重要的必经之路。而基于对文学审美感受的理解，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从多方面娓娓道来，无论是对作家审美感受的把握，还是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都充分让我们感受到了审美意识在他批评文字中的运用。

1. 感受层面的唯美气质

如果说对批评对象本身包含的“美”的分解和阐释是沈从文审美意识的内核的话，那么对批评本体自身美的追求则是其审美意识的外壳。

中国文学批评重在强调批评主体的自我审美过程，也就是说批评主体只是表达自我感受。它至多指出这种美的感受与美的印象是如何产生的，是在何种条件下被感受和捕捉到的，并通过这种感受达到审美主体及审美对象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以启悟读者的思绪和认同。中国文学批评这种直感启悟式的批评方法，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批评主体以自己再创造的形象来解释作品的形象，用形象思维去品评形象思维，而从不阻断、破坏作品形象的整体性，不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去演绎、归纳、推理、阐释作品形象的内在含义。批评者在进行批评的过程中，往往抓住阅读作品所得来的瞬间感觉和印象，去做丰富的联想，借以“点、悟”作品的精神要义。传统批评一般经过“观、品、感、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相互拆离，离不开形象思维。即便是那些总结文学创作经验的理论著作中，也都闪现着形象思维的特征，这是一种审美感受层面的反映。

回忆沈从文小说和散文、自传性质的文章，常常怀念起这些语段：

爸爸死后，母亲作了碾坊的主人，三三还是活在碾坊里，吃米饭、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生活毫无什么不同处。三三先是眼

见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后爸爸不见了，妈妈又成天全身是糠灰。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长大了。

——《三三》

这是《三三》中一段自然平淡而又悠远撩人的文字。一句“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长大了”^①，一种“长大”，一笔带过。碾场前三三快乐与忧伤的身影或是三三与母亲相依为命，或是三三在鱼塘边寻鱼的可爱样子，一切的岁月流长都时隐时现地浮出水面，却无需多言，“哭里笑里”是留在作者印象里的一瞬间。还记得散文《湘行散记》里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这样写：“山头一抹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②

这些话看过或许很多人是否会想起儿时在水边的那些寂寞与自语？是否想起家乡汤汤流动的河水与善良朴实的乡亲？是否想起水边莫名的心绪与温柔？心情或许都是因人而异吧！

文论领域，沈从文更是唯一的，他倚着创作家的身份走进这片特殊的园地，在不经意间播种、耕耘。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中，沈从文明确指出：“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像篇文章。”^③因为，在沈从文的理解中，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圣手用各种感觉捕捉住的一种无可形容的圣境。沈从文也比拟自己的小说是“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④沈从文的这些自白说明，“美”是他心底的追求，另还有批评家本身建筑的批评本身。基于此，从批评本体来说，沈从文的批评是极富个性的，大多是在篇首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对批评对象进行整体的概括，例如：

①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陈思和等编：《上海五十年批评丛书》评论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逐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境界的作者之一。

——《论落华生》

文学批评的文学性特点，必然吸引着读者的审美关注，并由此产生激发读者美感的功能。沈从文身兼作家与评论家的双重身份，自然会比别人更注意去捕捉作家的独特风格和创作个性，并充分认识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最终得失，几乎都取决于语言的表现上。沈从文通过这种观察的方式，品评作家作品，而他的文学评论中唯美的、感悟性的语言似乎又要把我们引入他独特的世界中去。

审美感受发生的时候，直觉感悟往往不经过逻辑推理，不讲求分析技巧，情感随着形象性由感官直接与审美主客体发生联系，而所得出的结论也多是感性的。其中，在活动进行中，审美主体充分运用艺术家特有的艺术触觉，例如眼、耳、喉、鼻等全方位体悟作品的人事、语言、组织等。沈从文文学批评作品的风格在不经意中受了其文学作品的影响，并由此留下了审美风格的烙印。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笔触有着散文化的流畅与自然，唯美、精致，清新中闪烁着作者的真挚灼见、敏锐的洞察力和富有哲理的思想火花，读起来朗朗上口。读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仿佛置身于散文的优美的、如小径曲折幽深般的意境之中，让人流连忘返，钟爱有加。在对现代第一个十年诸多诗人评价中，他用眼睛感受朱湘诗的风度，评朱湘诗在于“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皱纹，更见出寂静”；说作者的诗，“保留的是中国旧词韵律节奏的魂灵”，“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是自然诗人用农民感情从容歌咏而成的从容”^①。他用心、耳、眼品评着徐志摩的诗，评徐诗是在“以生命的洪流，作无往不及的悬注，文字游泳在星光里，永远

① 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流动不息，与一切天籁的综合，乃成为自然的音乐。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青天，白水，一声佛号，一声钟都寄托了作者的一颗跳荡不已的青春的心”。他评说《山花》的作者刘廷蔚，是在“用透明的情感”、“明慧的心”，“在自然里凝眸，轻轻的歌唱爱和美”^①。这种断语式的评价文字，不乏形象化启悟的特点。沈从文的批评除去了理性的分析、论证和判断，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批评对象的艺术世界。他的批评的整个过程——哪怕是批评活动才刚刚开始，不像某些评论家评论时先预先构造一个指导思想、价值标准之类的框，框住了手脚。沈从文自始至终是以一欣赏者的眼光，去体验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并同作家一同参与创造。

我们知道，文学审美活动中的审美感受是感性的。“审美”本是 Aesthetic（埃斯特西克）的译名，它的本意就是感觉、感性。我们把审美界定为感性的，目的是为了它返回到生存本体上来。无论是社会美艺术美，还是自然美形式美，都是与生存着的人不可分离地关联在一起的。可想而知，只有返回到人的生存状态中来方能揭示美的秘密，才能真正理解文学中美的活动的内涵。而这儿的“感性”不再是认识论上的“感性认识”，而是从生存价值论而言的。从人学的意义上看，感性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性人格而言的状态。感性的范畴又比感觉、情感宽泛得多，它既可以是生存的个体性，也可以是人的生理性、心理性等，将其仅限定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的、片面的。而审美本身是作为现代范畴提出来的，它针对的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的生存危机以及理性的膨胀。在这个理性主宰的世界里，如何恢复人的感性活力，如何返回自然，实现完整的人格等，自然而然被作为审美的重要命题提出。因而整个审美活动是审美感受的生存空间，它与其他生命活动共同构成人的生存状态的完美实现。

于是，在最直接、感性的表现中产生新鲜语言，产生自然的美，

^①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